



北师大专家主编  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XPERTS EDITOR

童庆炳 刘锡庆 王富仁 主编

# 中学生课外 阅读与欣赏

我是你江边破旧的老水车  
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 
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 
照在你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 
我是干瘪的稻穗  
是失修的路基

# 中国现当代诗歌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## 总序

中学生一般都在十二到十八岁左右。这是一个“花季”，是一个能够像海绵吸收水分一样吸收知识的时期；又是一个还没有变得“老子世故”而充满“童心”的时期。在这样一个人生的“季节”，要是能多读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，这对于他或她一生的成长是非常有益的。文学是情感的，也是理智的；是人文理想的，也是充满社会知识的；是诗意图的，也是文化的。文学作品所展现的版图无限辽阔。人的素质的提高，就是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，意味着人的情感和理智、人文理想和社会知识、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的全面提高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文学是培养人的素质的沃土。

文学与科学技术不是矛盾的。人类在千万年的社会实践活动中，产生了智慧，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就是人类智慧之树所结出的两种果实，它们是相亲相爱的两姐妹，是不可分离的。科学技术满足人的物质文明的需要，同时以它的逻辑的深刻性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。文学艺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，同时以感性和想象力的生动性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。当文学艺术发展到顶峰的时候，就可以看见哲学之光，科学之光；当科学技术发展到顶峰的时候，就可以看见艺术精神之光。

可以预言的是，科学技术越是发展，就越需要文学艺术。文学的世界既然是人文的、情感的、审美的世界，那么文学阅读就





能成为开启人们人文的、情感的、审美的世界的钥匙。我们感到忧虑的是，我们现在的孩子们，不会正确地运用自己的笑和哭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需要美丽的笑和充满魅力的泪。当文学阅读能让孩子们自然而然地发出朗朗的笑声，自然而然地流下真挚的眼泪来的时候，那么文学阅读就达到了目的。因为在这自然的笑声和哭声的背后，是他们的感知力、情感力、想象力、理解力的全面提高。

现在的中学生看电影、电视、图画太多，而阅读文学作品太少。要知道，“看”和“读”是有很大不同的。在单纯的“看”的情况下，看的人直接面对电影和电视屏幕提供的现成形象，被动地被那形象“牵着鼻子走”，几乎不需要运用自己主动想象。长此以往，人的想象力就要萎缩，理解力也要受到影响。阅读则不同。例如阅读文学作品，读者面对的是文字，而非直接的形象。阅读文学作品需要经过三个阶段：第一，阅读文字的阶段。对读者来说，有的文字看得懂，有的不完全看得懂，在不完全看得懂的情况下，就要查字典或请教别人，只有这样才能弄懂作品的意思。这是一个主动的增长知识和理解力的过程。第二，“呈现形象”阶段。就是读者在读懂作品的同时，通过自己的想象，主动地“想”出一个或一连串的“象”来。这样形象才会呈现在你的“面前”。这个“呈象”过程，需要调动自己的全部生活经验和体验。没有经验和体验的人，不能主动想象的人，“呈象”就不可能。第三，理解、玩味阶段。当读者通过前两个阶段读懂了作品之后，读者还需要运用自己的思考力，追问若干个“为什么”，彻底理解“前因后果”，然后心里发出“噢，原来如此”的叫声。这种追问是一种愉悦。于是读者想再一次体验这种愉悦，这就会出现一个慢慢玩味的过程。玩味所获得的愉悦是文学阅读所获得的最高的愉悦，它使你的身心处于无比自由的状态中。有人会说，文学阅读不是很麻烦吗？麻烦是麻烦，但文学阅读全然



是一个主动的过程，它调动了你经验、体验、知识和感知、感情、想象、理解、回忆、联想等全部的心理能力，而且是你个人的全部个性、人格的投入，甚至可以说你经受了一次精神的“锻炼”。但你“付出”的多，你“收获”也多。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。

这套中学生课外文学读物所选的作品，不完全是按作品在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而刻板编辑的。我们把“趣”放在编选原则重要地位。在肯定是优秀作品的前提下，尽可能编选一些有趣味的、优美的、有魅力的、有吸引力的作品。一些怪诞的、奇特的作品也在我们选编的视野之内。大量传统的名篇、名著也往往是趣味盎然的，当然也在这套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对中国古代的作品，由于文字的艰涩，我们作了注释，有的还作了翻译，以减少阅读的困难。每篇作品后面有“选编者言”，尽可能做到文字生动又言简意赅，杜绝“长篇大论”，以便给中学生朋友留下更广阔自由想象的空间。

童庆炳 刘锡庆 王富仁

2000年5月于北京师范大学





## 选 编 者 序

站在千年交替的时间渡口，我们沐浴在 20 世纪余晖的同时，又走进了 21 世纪的曙光。在这样一个尖峰时刻，我们既引颈眺望远方，又转头回眸身后。汉语白话诗歌的写作，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，我们的新诗，仍然缺乏与传统古典诗歌和外国现代诗歌抗衡的膂力。20 世纪初期的“象征主义”，40 年代的“九叶”、“七月”诗派，80 年代的“朦胧诗歌”，以及风云际会的“第三代诗歌”运动，在几代人面向西方的朝圣和返回古代的寻根中，我们的新诗并没有完全走向世界，重建《诗经》、唐宋传统。

的确，20 世纪的中国，各种文化传统，一再断裂、破碎；置身世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相互渗透、相互交织的现代语境，作为中国的现当代诗人，不得不同时肩负和面对但丁、歌德、叶芝、聂鲁达、帕斯、博尔赫斯以及屈原、李白、泰戈尔、鲁迅等人曾经肩负和面对的精神现实和历史使命，如何选择、加入、重建和发展，从而确定自己的未来，这不是两三代人所能完成的。所以，汉语白话新诗，经过了胡适及后来者近 60 年的“裹脚时代”之后，才长成北岛们“柔嫩的天足”，可是很快又被第三代诗人走成“肿疼变形的跛脚”。一百年的历程，撒满了辛酸，流尽了汗水，也染上了斑斑的血迹。

但是，并不能因此而否认新诗的功劳和实绩，我们必须清晰地看到：20 世纪汉语文学革命的每一次突破，都选择诗歌作为





先锋。从上世纪之交黄遵宪等人的“诗界革命”，到五四时期胡适诸君放开手脚的大胆“尝试”；从揭开新时期序幕的“天安门诗歌运动”，再到随后骤然崛起的“朦胧诗群”；还有新生代诗歌所煽起的美学哗变……，都无不显示了新诗披荆斩棘的勇猛。甚至，我们可以骄傲地宣称：新诗的创新激情和坚韧的实践精神，激活了整个新文学的血脉。当然，我们这样评说，并非有意要把新诗推崇到一个什么样的领导地位，我们只是在陈述一个容易被人遗忘的事实：文学在那儿凝结，诗歌便自那儿爆破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，作为文学革命先锋的新诗，她远远没有去领有自己那份应有的成就（当然，这并不否认新诗中仍有一些足资传世的艺术珍品）。今天，新诗与广大读者相当隔膜，人们不大去关心新诗的写作和发展。而一些诗人们又沉醉于自我陶醉的“探索”。这是诗人、读者的尴尬，也是新诗的尴尬，更是现代汉语的尴尬。诗是人类心灵的母语，意大利语、英语、德语、俄语，在经过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歌德、普希金的生命书写之后而产生了根本的嬗变，获取了崭新的活力。中国曾经是一个诗的国度，古典诗歌的辉煌，使我们的古代汉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极致。只是近代以来，在“文言”“白话”此消彼长的转换中，诗歌的太阳才一度衰落。要振兴我们的现代汉语，必需自振兴新诗开始。

要振兴新诗，必须培养一流的读者，用一流的读者去呼唤一流的作品。今天的中国，与其说缺少一流的诗人，不如说缺少一流的作品；与其说缺少一流的作品，不如说缺少一流的读者。诗歌衰落的现实，肯定有诗人们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诗人们缺乏创造力的作品，满足不了读者们的审美期待；从另一方面来讲，这与绝大多数读者的审美眼光也不无关联，众多读者审美情趣的不高，使得诗人们长期以来缺乏一种有效的审美监督；于是，一些诗人专为流行的时尚制作甜腻的奶油作品，另一些诗人因得不到



世人的理解而披心沥胆构建自己的幽灵古堡。因此，我们的读者必须要有一流的审美眼光，尽管我们不能写下一首完整的诗，但我们“手低眼高”，心中有数，不会因自己不会创作而降低艺术的尺度。今天，是一个人们不怎么读诗的时代，也是一个人人都可写诗的时代，常常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：“这样的诗，我也会写”，这实在是诗人的悲哀，也是读者的悲哀。我们以日常散文化的生活，消解了心中隐秘的诗情。

为了唤醒我们心中久违的诗情，尤其是在青少年学子中培养一种真正的审美诗性，我们选编了这个诗歌文本。这个选本，不是所谓名家名作的汇编，也不是文学史的演绎，而是本着醇正的艺术标准选编的、切合广大青少年朋友青春特点的诗歌文本。在这个选本里，我们共遴选赏析了 90 位诗人的 106 首作品（按诗人出生先后为序）。除了少数有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长诗外，主要是抒情短诗（一般一人一首，少数诗人选有三首，遗珠之憾在所难免）。作品的赏析，也仅仅是一个参考，不能当真，更不能盲从。我们相信读者有着自己独特的个人口味和艺术品位。

诗，属于每一个人，但归根到底它是一种青春的艺术。年轻人骚动的天性，与诗歌的创新精神一脉相承。我们每一个人不必成为一个诗人，但不能不接受诗的熏陶：就像阳光不必成为太阳，但它必需接受太阳的能量。

李 震 鸣

2000 年 4 月于北京师范大学





# 目 录

- |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|
| 1  | 刘大白：邮吻      |
| 3  | 刘半农：教我如何不想她 |
| 5  | 胡适：梦与诗      |
| 6  | 郭沫若：凤凰涅槃    |
| 18 | 刘延陵：水手      |
| 20 | 徐志摩：沙扬娜拉    |
| 21 | <u>再别康桥</u> |
| 23 | 雪花的快乐       |
| 25 | 宗白华：夜       |
| 26 | 邵洵美：季候      |
| 27 | 闻一多：也许      |
| 29 | 色彩✓         |
| 30 | 静夜          |
| 32 | 冰心：纸船——寄母亲  |
| 34 | 穆木天：月夜渡湘江   |
| 37 | 废名：十二月十九夜   |
| 38 | 冯乃超：残烛      |
| 40 | 汪静之：无题曲     |
| 42 | 胡风：前进曲      |



- |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|
| 45 | 林徽音：笑        |
| 47 | 朱 湘：昭君出塞     |
| 49 | 冯 至：我是一条小河   |
| 51 |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  |
| 52 | 戴望舒：雨巷       |
| 56 | 我用残损的手掌      |
| 57 | 臧克家：春鸟       |
| 60 | 李广田：地之子      |
| 62 | 艾 青：太阳       |
| 64 | 维也纳          |
| 66 | 树            |
| 68 | 卞之琳：无题       |
| 69 | 孙毓棠：渔夫       |
| 71 | 陈梦家：一朵野花     |
| 73 | 覃子豪：黑发桥      |
| 75 | 辛 笛：潮音和贝     |
| 77 | 何其芳：预言       |
| 80 | 纪 弦：一片槐树叶    |
| 82 | 严 辰：侧关尼      |
| 83 | 田 间：自由，向我们来了 |
| 85 | 陈敬容：珠和觅珠人    |
| 87 | 杜运燮：秋        |
| 89 | 蔡其矫：雾中汉水     |
| 90 | 穆 旦：旗        |
| 92 | 袁水拍：主人要辞职    |
| 94 | 郭小川：望星空（节选）  |

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98  | 郑 敏：戴项链的女人    |
| 100 | 周梦蝶：十月        |
| 102 | 曾 卓：铁栏与火      |
| 105 | 悬崖边的树         |
| 106 | 李 季：正是杏花二月天   |
| 109 | 羊令野：屋顶之树      |
| 111 | 牛 汉：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 |
| 113 | 闻 捷：苹果树下      |
| 115 | 贺敬之：桂林山水歌     |
| 119 | 孔 孚：春日远眺佛慧山   |
| 121 | 李 墨：红高粱       |
| 124 | 张志民：倔老婆子      |
| 125 | 公 刘：上海夜歌（一）   |
| 127 | 余光中：民歌        |
| 129 | 寻李白           |
| 132 | 洛 夫：与李贺共饮     |
| 135 | 烟之外           |
| 137 | 罗 门：流浪人       |
| 138 | 商 禽：长颈鹿       |
| 140 | 流沙河：哄小儿       |
| 141 | 痖 强：山神 ✓      |
| 143 | 上校            |
| 145 | 邵燕祥：沉默的芭蕉     |
| 147 | 犁 青：追求        |
| 149 | 昌 威：峨日朵雪峰之侧   |
| 151 | 非 马：醉汉        |





- 153 任洪渊：船
- 156 姚振函：在平原 呱喝一声很幸福
- 158 张新泉：飞来一只蜻蜓
- 160 席慕容：长城谣
- 162 周 涛：野马群
- 165 傅天琳：孕
- 167 食 指：我的最后的北京
- 170 北 岛：回答
- 172 触电
- 173 古寺
- 176 江 河：追日
- 178 芒 克：阳光中的向日葵 √
- 179 多 多：致太阳
- 181 伊 蕉：独舞者
- 183 舒 婷：致橡树  
祖国呵，我亲爱的祖国 ✓
- 186 周伦佑：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
- 190 严 力：对我来说
- 193 于 坚：南高原
- 195 杨 炼：沉思
- 201 梁小斌：中国，我的钥匙丢了
- 204 翟永明：独白
- 206 顾 城：风偷去了我们的桨  
一代人
- 209 欧阳江河：一夜肖邦 ✓
- 212 王家新：预感





- |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214 | 骆一禾：巴赫的十二圣咏 |
| 216 | 吉狄马加：自画像    |
| 219 | 崔健：假行僧      |
| 221 | 罗大佑：未来的主人翁  |
| 224 | 韩东：有关大雁塔    |
| 226 | 王寅：华尔特·惠特曼  |
| 227 | 车前子：一颗葡萄    |
| 230 | 李亚伟：中文系     |
| 236 | 西川：夕光中的蝙蝠   |
| 239 | 海子：亚洲铜      |



## 刘大白

刘大白（1880～1932） 原名靖裔，字清斋，别号大白。浙江绍兴人。诗人、学者，五四运动前尝试白话诗歌写作，为新诗倡导者之一。前清举人，曾留学日本。1921年任复旦大学教授，后曾出任浙江大学秘书长，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。有新诗集《旧梦》、《邮吻》，旧体诗集《白屋遗诗》，诗话《白屋说诗》、《旧诗新话》，以及《中国文学史》等。

### 邮 吻

我不是不能用指头儿撕，  
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儿剖，  
只是缓缓地  
轻轻地  
很仔细地挑开了紫色的信唇；  
我知道这信唇里面，  
藏着她秘密的一吻。

从她底很郑重的折叠里，  
我把那粉红色的信笺，



很郑重地展开了。  
我把她很郑重地写的，  
一字字一行行，  
一行行一字字地  
很郑重地读了。

我不是爱那一角模糊的邮印，  
我不是爱那满幅精致的花纹，  
只是缓缓地  
轻轻地  
很仔细地揭起那绿色的邮花；  
我知道这邮花背后，  
藏着她秘密的一吻。

一九二三，五，二，在绍兴

**【选编者言】** 热恋中的情人，用书信表达爱情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。书信可以寄来滚烫的语言，书信可以寄来不尽的思念，书信可以寄来一颗诚挚的爱心，但是我们怎么也不想到书信可以用来邮寄“秘密的一吻”。

刘大白慧心的发现，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邮电事业为现代爱情作出新的卓越的贡献。据说，20年代信唇和邮花的背面，涂有一层胶；寄信时，发信人不必使用胶水或浆糊，只须用舌尖轻轻一舔，胶便濡湿，就可以贴好，将信寄出，诗人由这样一个细小的生活细节而生发为诗，真是独具慧眼！

为了那个“秘密的一吻”，诗人不用指头儿撕，也不用剪刀儿剖，而是轻轻地挑开紫色的信唇；为了那个“秘密的一吻”，诗人不爱模糊的邮印，也不爱精致的花纹，而是轻轻地揭起绿色的邮花。“缓缓地”、“轻轻地”、“仔细地”，三个副词；“挑开”、



“揭起”，两个动词，生动地刻画出“我”对爱的神圣、执着和痴心。与英文歌曲《以吻封缄》相比，其委婉、含蓄自不待言。

## 刘半农

—

刘半农（1891~1934） 原名寿彭，改名复，字半农，号曲庵。江苏江阴人。学者、诗人，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。1920年旅欧留学，先后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，法国巴黎大学，文学博士。回国后曾执教于北京大学、中法大学、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、辅仁大学。著有诗集《扬鞭集》、《瓦釜集》等。

### 教我如何不想她

天上飘着些微云，  
地上吹着些微风。  
啊！  
微风吹动了我头发，  
教我如何不想她！

月光恋爱着海洋，  
海洋恋爱着月光。  
啊！  
这般蜜也似的银夜，  
教我如何不想她？



水面落花慢慢流，  
水底鱼儿慢慢游。  
啊！  
燕子你说些什么话？  
教我如何不想她？

枯树在冷风里摇，  
野火在暮色中烧。  
啊！  
西天还有些儿残霞，  
教我如何不想她？

1920年9月4日，伦敦

【选编者言】 诗当如歌，歌当如诗。

作为最早倡导向歌谣汲取营养并获得实绩的诗人——刘半农，一首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，也叫中国现代诗歌史不得不将他想念。这首被赵元任教授谱曲的诗歌，曾经风靡一时，即使到了现在，有时仍然成为歌唱家乐此不疲的经典曲目。

“教我如何不想她”之“她”，如果将其读成某一个女子，这自然是一首情诗（原诗发表时标题为《情歌》）；如果将其读成海外游子心中日夜思念的故乡“她”和祖国（写作此诗时，诗人在英国留学），那就成了一首思乡之曲。还有人认为：就是她，一个普普通通的汉字。在五四时期之前，汉字中只有“他”，而无“她”，所有的女性，在用作第三人称时，都用“他”，或用“伊”。是诗人，也是语言学家刘半农先生创造了这个“她”字，诗中的微云微风、海洋月光、枯树野火，都是促使诗人创造灵感迸发的一个背景。

“她”，是女子也罢，是故乡祖国也罢，抑或就是“她”字本身，总之，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想“她”。

# 胡 适

胡适（1891—1962） 原名胡洪骍，字适之，安徽绩溪人。著名学者、诗人，中国新文学的倡导者。1910年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，哲学博士。回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，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，国民政府驻美大使，北京大学校长等职。他倡导文学改良，并最早尝试新诗写作。1948年，离开北京，1962年死于台湾。他的著作有：《胡适文存》、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、《国语文学史》、《白话文学史》，和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本诗集《尝试集》。

## 梦与诗

都是平常经验，  
都是平常影像，  
偶然涌到梦中来，  
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！

都是平常情感，  
都是平常言语，  
偶然碰着个诗人，  
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！

醉过才知酒浓，

